

饥寒无惧伴熊狼

——《草人诗记》之一

任继周

月夜清辉漫山梁，溪畔孤帐泛青光。
夜闻狼嚎传莽野，晨看熊掌绕帐房。
浓烟滚滚难为炊，寒风瑟瑟透衣裳。
薄帐一顶雪地居，饥寒无惧伴熊狼。

1956年，甘肃农业大学与西北畜牧研究所联合，在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滩马营沟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。开始只有两顶帆布帐篷，约宽10米，长15米。其一住人，其一为实验室。草地灌丛杂生，多麋鹿，狼、熊经常出没。人迹罕至，只有三两猎鹿人，跟踪目标，偶然逐鹿到此。每夜都闻狼嚎。晨起，帐房周围雪地偶见熊掌印迹散乱，绕行数周而去。单层帆布帐篷，避风不防寒。晨起举炊，全身冷透，柴湿烟浓而无火，狼狈万状。西北畜牧研究所派来一位苏州知识青年，才十六岁，每晚闻狼嚎就想家，流泪不止，后来离去。

读诗思人。想到当时西北畜牧研究所王济民所长，老干部，曾在习仲勋领导下做地下工作。他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畜牧研究所并首任所长，神态和煦，语言亲切，慈祥如小学老师。他行事耿直，思进取，广延人才，甘肃农大许绶泰和我被聘为兼职研究员。我们联合创建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。济民同志给以经费、人员大力支持。直到1960年，该所在皇城滩单独建立试验站，才退出天祝。从此，天祝试验站就陷入无编制、无经费的绝境。时逢运动多发年月，辄以“黑站”远处深山，逃避阶级斗争遭批判，断断续续达20年之久。一次，我正在批斗会间隙木然“反思”，草原系某教师悄然来到面前，含着眼泪，轻声说“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办这个试验站”。但他含泪的眼睛却诉说另一涵义。他离去后，我真地渗出几滴眼泪。批斗人的，被批斗的，都在合力扭曲、撕裂着自己的灵魂。话说远了，还是回到这个“不该办”的试验站。直到文革后宋平同志任甘肃省委书记，1978年某周末，与夫人陈舜瑶和秘书杨振杰同志来站视察，座谈竟日，给以鼓励，此站才走上明路。而济民同志在中共九大以后，奋不顾身，公开反对林彪并为习仲勋蒙冤叫屈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遭受残酷迫害。文革后虽平反，然已精神失常，家破人亡，终于走上冥冥不归路。

本为相互提携的同路人，而今明冥殊途，思之潸然！

——301医院病榻忆旧